

宋人小說

卷一

李華卿編

宋人小說

神州國光社刊行

宋人小說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民國廿九年五月出版

編者 李華卿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言行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街四號

實價一元八角

序

苟從中國整個的歷史文獻來加以考察，則戰國與宋代，不能不算是引起我們最值得注意的時代了。前者的變動與其社會的意義，於茲可不必加以敘述；而後者——即宋代，今因編書序言之便，不得不在此以最扼要的方式，來指出其一般的關係。

對於宋代，我和一個朋友某君的意見，是所見略同的。因此，我們共同的叫它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當然這『文藝復興』的到來，並不是偶然的。反之，則是那時代社會生產諸力與生產關係之交綜的成果。譬彷單就那個時代技術之發展看來，是為大家所熟悉的如羅盤針如印刷術等等之發明與廣大的運用，這種結

果，正說明了當時人智之結果及分工之發達。因而，其社會生產關係也和前代是有着差異的，儘管當時地域狹小，版圖前不能與漢較，後不能與元代爭衡（今因序言篇幅之限制，不能多所敍述）。然而，像代表師傅與徒弟之間的傾軋，商人與封建地主之間的鬥爭的關係，只要稍稍涉獵宋代文獻的，誰能將它加以否認？再，那種經濟鬥爭藉政治形態而表現出的王安石之「新法」，和元祐黨爭，在今日誰能說它只是個人間的爭衡呢？嗚呼！像這樣輝煌的時代，竟不能為人們注意，竟不會引起研究社會史者闡發，其餘還有什麼可說呢？要是宋代的專制主義不在內部受着階級鬥爭的平衡之厄，外部受着蠻族荒暴的武力襲來，就那時代的技術之發展看來，也許會一躍而為工業資本主義之時代，不，那簡直是有可能性的。

其次，我們可以來看由生產關係所反映的文化諸形態，到底是怎樣呢？正如我們在前所說的一般，有宋一代，在文化上所表現的一切，是整個的中國的歷代上，沒有一個時代真正能和它爭衡的。像儒佛道三教的逐追，再理學的勃興，治

學方法的科學化之傾向，最後，在文藝上的成就，更是我們今日的至寶，像，詩的隆盛，詞的興起，《俗文》《大典》《諸宮調》「傳奇」乃生日記體之發達以及散文的優秀，請翻開整個的文化史來看吧，究竟那一個時代才能夠比得上它？然而這此都不足以代表宋代之文藝上的真精神，真能代表宋代文藝之精華的只有「平話」，按平話與傳奇，在宋代是兩大系列，（其實傳奇至宋代已露頽勢）今爲篇幅關係，故只能單就平話方面論列之。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及吳自牧的《都城記盛》等所載，當時，說話人分有四家，今引陳子展先生的家數表於下：

兩宋「說話人」家數表

南宋	東京夢華錄	北宋
都城記勝	小說	小說
說小銀字	說	說三
說公案兒	說	說五代史
說鉄騎兒	說	說分
說史	說	說史
說參請話	說經	說渾話
合	合	合
生	生	生

南宋	夢梁錄	二名銀字	說書	說經
宋	武林舊事	小說	演史	說譯經
兒			說經	說譯經
			說譯經	合生

以上所述，以『小說』與『講史』兩家最為重要。然據作品之本身觀來，時間衍演之短篇相較，則講史總不能與小說比肩，例如都城紀勝中所說：『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與廢，戰爭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項刻間提破』，即可見其一斑。本來，像平話小說，原為『說話人』之底本，而『說話人』之所以能成專業，實由社會之物質生活的進展所形成，何況市民意識之抬頭，對於那種藉人力以外的神仙故事，紅粉佳人與英雄才子的結合的傳奇，早已開始倦厭，因為這些並不是他們所關切的了，能感動他們，能和他們同歌同泣的東西，則是與他們自身的日常生活有關係的瑣事，縱然剛從封建之觀念形態被解放的意識是懦弱的，可是這種傾向之發展是祇有日益隨其社會生產關係之發展

而發展，想來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吧？最顯明的例子？就可從宋人『話本』裏看出。因為『說話人』之能成爲專業，以及能有廣大的聽說話的人們之存在，則都不出是宋代經濟生活繁榮之結果，更何況在說話之前有所謂『入話』『笑耍回頭』及『得勝回頭』之類的東西，實多半由於對說的聽衆之階級與身分而構成。因此我在選構宋人小說之際，則着重於話本而次及於傳奇，因爲傳奇並不能真正的代表宋人小說之正體。

今日，就宋人現存之話本而來立論，對於作者之姓名皆不可考，然而，就是這些東西，若不是國內諸家及日本研究漢學者之努力，那真不知在何年何月方能被我們注意。像這樣的寶庫與珠玉，在今日還不能被廣大的人們所注意，那真不能不算是我們千歲的恨事。

最後來談到選輯上的瑣事：前列七篇則出諸京本通俗小說第十至第十六卷，後一個則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日本內閣文庫本而親加校錄者，下卷係賴兩

友人之力代庖之物，特此聲明。然校錄事殊不易，對於平話有染字者，就能力所能判斷者，則改正之，至於空白，則依原文舊態，不敢忘填。縱然是這樣簡陋的產物，今值付梓之際，可是對於諸師友以及幫助它出版的程前先生，都不能不由衷的表示謝忱！

編 者

宋人小說

目次

序言

上卷

礪玉觀音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菩薩蠻(同)

上第十一卷

西山一鬼窟(同)

上第十二卷

志誠張主管(同)

上第十三卷)

拗相公(同)

上第十四卷)

錯斬崔寧(同)

上第十五卷)

馮玉梅團圓(同)

上第十六卷)

合同文字記(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本第一卷)

下卷

煬帝海山記

迷樓記

開河記

張謹

韓湘子

佚除佚佚佚

名統名名名

韓魏公

王樹

流紅記

趙飛燕別傳

譚意歌傳

王幼玉記

梅妃傳

李師師外傳

綠珠傳

楊太真外傳

潘辰

白萬州遇劍客

佚名

張實

秦醇

張濟

秦醇

柳師尹

佚名

佚名

樂史

樂史

吳淑

張濟質

雜識

桑憐傳

盜智

崔素娥

余媚娘

俠婦人

狹氏

附錄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一，十二篇。

曾鞏

歐陽修

費衰

王銓

溫豫

洪邁

廉布

礪玉觀音

(上)

山色晴風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

*

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鵝鴨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

浮畫舫，

躍青駒，

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妙！

先自春光似酒濃，

時聽燕語透簾櫺，

小橋楊柳飄香絮，

山寺紛桃散落紅。

鶯漸老，

蝶西東，

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墻草色迷朝雨，

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繕去，